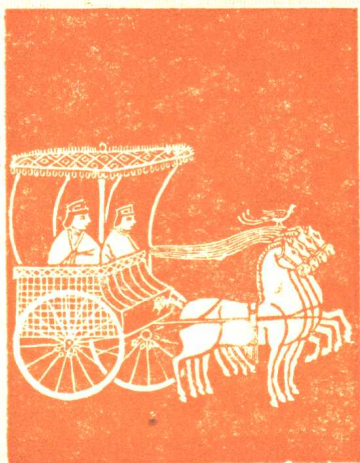


開明青年叢書



冀梁門豪

吳方平著



開明青年叢書

豪門梁冀

吳方平著

開明書店

豪門梁冀

每冊售價人民幣 8,700 元

乙 (豪6275)

著者	吳方平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 63—67 號)
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 (北京東單闊市口 30 號)

1951 年 3 月初版 (1—7000) 98 P 32 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序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看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來字，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這是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裏寫下的對於舊歷史的一種卓見，雖然狂人日記是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然而把這段話移用來看中國四五千年的歷史，那末我們決不能說是舊調，反而應該主張它是嶄新的，它啟示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去剝開歷史的假面具，指示着我們研究社會結構的人去剖出人類社會裏最醜惡的一面。

舊的歷史我們現在應該把它來清算一下。

現在沒有專制的君主來壓迫我們了，我們不必蟄伏在書齋裏，默默地審判那些歷史裏的罪犯們——那些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罪犯們。現在到了我們把他們的罪證公開地在

陽光下攤開，讓人民自己來判決他們的時候了。

做法官的人是苦痛的。一個最知道正義的人，要去認識人間最黑暗的一面；一個最不願加害於人的人，不能不給予犯罪的人一種應得的刑罰。可是在「竊國者侯，竊鉤者誅」的舊社會裏，被法律的枷鎖套上的大都是些犯了小過失的人，被法律的刀劍斬下的大都是叛逆者的頭顱。那些巨惡大慝是超於當時的法律的。權威左右了法律，法律就成為穩定權威的一種武器。可是他們是逃不過歷史的審判的，就是在封建社會裏，他們在史官的庇護下（其實就是在各時代的巨惡大慝的互相庇護下），藏過了身影，或者替他們戴上潔白的手套，遮掩了他們罪惡的黑手。然而新的歷史終於開始了；他們的迷彩將在新的歷史的鏡子中失去了作用。

我們現在把他們的罪證來暴露，並不是要「鞭屍」。主要的目的不在他們個人，而在他們寄生的封建社會，他們的罪惡只有在封建社會中產生，所以他們的罪惡，也就是封建社會的罪惡。

我們詛咒封建社會，我們要把他們的罪惡來暴露，讓人民睜開眼睛來看看歷史上許多吃人的把戲，吸血的魔術，那末無論怎樣頑固而留戀於過去的人也該夢醒了。

我們應該勇敢的創造新歷史，而同時也要分出一部份力量來清算舊歷史。

二

在這裏，我要描寫的是一個歷史的人物，同時，我是把他當做一個典型人物來寫的。

「外戚」，與君主有裙帶關係的這一羣人，時常像藤蔓攀緣大樹一樣，糾結地纏繞着；有時他們爬得像大樹一樣的高，而且比大樹長得更繁茂。這種外戚專權的現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社會中統治集團的組織裏必然包含的一個階層。

就兩漢史來說，劉邦死後，呂雉（高后）專權的期間（紀元前一八七——一八〇），呂產、呂祿操縱了朝廷的一切。劉徹（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紀元前一四〇——八七）裏，形形色色的外戚爬上政治的舞臺，竇嬰是劉徹祖母的姪子，田蚡是劉徹母親的兄弟，衛青是他的衛后的弟弟，霍去病是衛后姊姊的兒子，霍光是霍去病的不同母的弟弟，尤其霍光在劉徹死後，在劉弗陵（昭帝）、劉詢（宣帝）的兩朝裏，專權了十九年（紀元前八六霍光攝政——六八霍光死），成為外戚政治中最凸出一個。雖然劉詢的時候還有史高、許延壽；劉奭（元帝）的時候，有許嘉，可是都沒有十分顯赫。到了劉騫（成帝）的時候，王家突然興旺了。

起來。王崇、王鳳、王音、王根、王莽都封了侯，攀緣在劉家大樹上的這一枝藤蔓，終於使大樹本身枯萎了，凋零了。在劉欣（哀帝）的六年裏（紀元前六——一），還有傅喜、丁明的出現；而從紀元開始的時候，王莽由安漢公而宰衡，在紀元五年，把劉衍（平帝）弑了，迎立孺子嬰，自稱假皇帝；到紀元八年，他就廢了劉嬰，自己做起皇帝來了。然而攀緣的藤蔓繁榮不到十幾年，也就倒了下來（紀元九——二二），這是外戚政治所現出的一齣悲劇，可是我們要認識就是這樣的悲劇，也不能把外戚這個階層，從統治集團中排除出去。

東漢劉秀的勝利是在宗藩的旗幟下得來的。他用攀親的方法籠絡了有功的臣子，而臣子們就利用這裙帶關係，纏繞在這棵新的樹上。劉肇（和帝）時候的竇憲，劉祐（安帝）時候的鄧騭、閭顯，到劉保（順帝）的朝內，又出了一個比霍光更跋扈，而沒有霍光一點兒長處的外戚，那就是梁冀。他專權了四朝，劉炳（沖帝）、劉續（質帝）是他立的，因為劉續說了一句得罪他的話，就喪了生命，劉志（桓帝）更因為是他的未婚妹婿，纔坐上皇帝的寶座，他是外戚政治中最險惡的邪魔。東漢的大樹又幾乎被這一枝藤蔓糾纏得枯萎下來，後來因為劉志利用宦官纔把他除掉。不過歷史的事實好像永遠不能使愚昧的君主覺醒過來，劉志又信任過竇武，劉宏（靈帝）又重用過何進，兩漢的政治似乎是與外戚的政治相終

始的。

以後，在西晉有外戚楊賈；在盛唐，也有外戚楊國忠……每一朝代裏，多多少少有這個階層在統治集團中發生作用。就是到了民國，到了半封建的社會裏，依然有這種人物產生（翻過來說，因為有這種人物產生，足以證明民國的統治階級還是具有封建的性格的）。

我在這些外戚中挑選了梁冀來寫不是沒有理由的。我起初也想寫西漢的霍光。霍光雖然不學無術，他的確忠心耿耿的輔佐了劉弗陵（昭帝），劉弗陵死後，他又毅然決然地廢了淫亂的劉賀（昌邑王），擁立了劉詢（宣帝），對於劉家不能說他沒有貢獻。我也想寫過了王莽，王莽的篡位，在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下是無法饒恕的，然而他的社會改革的思想還是值得稱述的。我現在想挑選的，是一個十足的具備了寄生的性格，位高祿厚，極盡了奢靡、暴虐的罪惡，只知玩弄權柄，剝削人民，而沒有絲毫貢獻的人，於是梁冀就中了選。

再進一層說，我所以選取梁冀，不只是因為他剛巧合乎這個標準，而是他的性格中實在雜揉着各個外戚人物的性格。因此，他雖然是個特殊的個人，而在他的性格中有着普遍的綜合。

因此，在這裏，我舉出梁冀，是爲了他是外戚的典型。

三

社會的結構不是平面的，是立體的；不是單純的，而是複合的；不是一致的，而是矛盾的。我握着一把解剖的刀子，來剖析社會的這個斷面，首先應該認識，這個社會是有機的。我們不能把所要認識的一部份單純的取割出來，就算盡了能事，而必須更進一步去說明，這一部份在有機的存在中與各部份的關聯。

所以在這裏，我不單是在寫梁冀，而是以梁冀所代表的外戚這個階層為中心，同時寫當時的結構，在梁冀一生的成敗中參合着各種社會的因素。

在封建社會的統治集團中除了外戚，還有一個階層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宦官。外戚和宦官都是在封建的集權的政治體制開始腐化時產生。他們在與人民對立的立場上，是一致的，可是他們內部包含着矛盾。一部東漢史大部份是宦官與外戚的鬥爭史，竇憲是被宦官鄭衆所謀害（和帝朝），鄧騭是被宦官李閭江京所誹謗而自殺的（殤帝朝），閹顯是被宦官孫程等所殺（安帝朝），梁冀是被宦官單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所覆滅（桓帝朝），竇武是被宦官曹節、王甫所殺（桓帝朝），何進是被宦官張讓、段珪所害（靈帝朝）。這一聯串

的鬥爭，都是外戚和宦官利害矛盾的決裂的表現。

然而我們還不能敘述了兩個對立的階層就算了事，我們更要看外戚與外戚間的矛盾，宦官與宦官間的矛盾。他們也是不能團結起來。某一外戚專權，就要盡量壓制其他的外戚，消滅其他的外戚的勢力。像梁家曾經在竇家的迫害下，過了一段悲慘的生活，而梁家專權後，又竭力迫害竇家。宦官中有和外戚勾結起來的，有和外戚對立的，像張達等要想傾覆梁商，而曹騰卻和梁商、梁冀聯合在一起。他們都寄生在一棵樹上，可是經常在擠軋，在衝突，在生與死的搏鬥中取得權力。他們的鬥爭影響皇室，影響官僚組織，而影響人民的卻同一是剝削，是搜括，是劫奪。

現在，我們還要來剖析當時的官僚機構。官僚大抵是出身於讀書人，漢時，踏入仕途的路徑有兩條，一條是徵辟，一條是察舉。徵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從地方官吏或布衣之士中徵召任用的，察舉是由地方政府推薦的。兩種制度的主動力都是中央政府，雖然表面上像察舉制度是把重心放在地方的，然而地方的官吏還不是中央官吏的分枝或未梢機關，所以一切官僚的進用、陞遷，還不是操在中央少數人的手裏。在讀書人裏一大部份人是喜歡名利的，往往與外戚、與宦官聯合在一起，成爲一個陣營。像胡廣連任六朝（安、順、沖、質、

桓、靈，在官場中成爲一個不倒翁，是一個官僚的典型人物。還有像馬融，大家認爲是兼通五經的大儒，可是功名心很盛，與鄧騭、梁冀都有過密切的關係，梁冀殺李固的奏章就是由他執筆的，這又是一種由通儒而變爲無恥的外戚的智囊的典型。至於有名望有學問而能在那時明哲保身自始至終，像大文學家大科學家張衡的真是寥寥可數。有少數不與外戚、宦官合作，而與他們直接鬥爭的，他們秉的是氣節，準備犧牲的是身家生命，因此他們時常在歷史上留下血淋淋的記錄。

對於外戚和宦官的統治集團表示反對而又擁護君主的是小所有階層出身的那些士子。在東漢中葉以後，這階層的人數突然膨脹起來。他們以太學爲階梯進入官僚的組織，他們一方面否定當時統治集團的暴政，一方面又否定當時紛起的農民的叛亂。他們或者標榜儒家的政治哲學，或者運道家識緯五行的思想來說動君主，進行社會改良運動。可是他們與皇家沒有直接的關係，又沒有一定的組織，所以往往只能利用宦官與外戚間的矛盾，來使他們互相殘殺，結果自己也不能避掉悲劇的命運。在劉志、劉宏（桓帝、靈帝）朝內所發生的黨錮之禍，就是他們慘敗的歷史。在歷史上統治者與被壓迫者中間是不允許那種遊離的中間份子存在的。所以我們可以在情感上同情他們，然而在社會屬性的觀點，

不能不對他們有所批判的。在這裏，因為這股力量正在生長，所以只描寫了他們和梁冀鬥爭的幾段小的事實。

等小所有者們所倡導的改良運動失敗後，農民的暴動就從大地上譁然而起了。在農

民大暴動之前，一定有很零星的反抗，因為天災兵禍，或者地方官吏的貪污而引起的人民的反抗，歷史上時常是看做匪亂的，因此，我們在分析梁冀那時候的社會結構的時候，也不能放過這些零星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就可以反映出當時政府的黑暗，並且這些暴動總有一天要匯成巨大的奔流而泛濫，然而我們也不能把這種反抗行動，估價過高，因為他們是盲目的無組織的暴動，沒有一定的思想，而且為首的人每每存着做帝王的幻想。雖然在黃巾的大暴動中，有宗教的力量作為推動的原動力，畢竟這種力量也是不正常的。我們對於這種暴動也要從他的內部的本質上作一番認識。在這裏，因為時代的順序，沒有寫到。

再次，我們要分析中國內部的社會構造，也不能忘記中國以外的世界。兩漢尤其是中國發揚國威的時代。西漢的張騫與東漢的班超，對於西域的開拓，盡了很大的力量。外戚中像西漢的衛青、霍去病，東漢的竇憲都曾經給北方的強敵匈奴以嚴重的打擊。在東漢衰頹的過程中，四圍民族的叛變，諸羌、鮮卑、蠻夷的入寇，成為東漢國力衰退的原因。因此

我在寫梁冀的時候，刻刻注意着四圍的世界。

總之，我在嘗試寫作之前是決定了這樣一個前提：一方面敘寫他個人的事蹟，同時分析他個人所存在的社會結構。雖然在這裏，這嘗試也許會沒有成功，至少我有這樣的一種企圖。

四

我寫梁冀這種人物是要使大家知道他們危害人民的事蹟。過去的史書裏所用的褒貶的筆法是爲了君主的，是站在君主的立場上使用的。現在我們要用一種新的看法，我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去審判他們。一方面我們要 and 封建制度下的史筆作一次鬥爭，他方面我們要創立一種新的史筆的標準。

我們要把這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史實拉到現實來作一次歷史的現實的認識。

關於梁冀的事實，在范曄後漢書裏有他的本傳附在梁統的傳裏（卷六十四），可是那本傳太簡單了，而在本紀、志和其他列傳中我發現了許多關於他的材料，現在綜合在一起，並且又看袁宏的後漢紀，應劭的風俗通義，常璩的華陽國志，更發現了不少新的參考材料。

不過我不會渲染，一件一件都有史實的根據，同時這種人的劣績是用不着渲染的，他們的劣績足以證明他是怎樣的人物。更爲了把他的存在，當做社會結構中的一面，社會環境決定了他的一切，我寫他的事蹟應該把時代的特徵反映出來，所以可以說通讀了兩漢史。在通讀兩漢史後，我更深信兩漢史的研究是中國史研究的最重要的部門，因爲兩漢史的特徵，有許多同時成爲中國史的特徵。

關於東漢這部份，現在我的著述計劃臚列着這樣的一個目錄：（一）劉秀周圍的商人地主們，（二）東漢的世界帝國，（三）豪門梁冀，（四）士的黃昏，（五）宗教與革命。這一冊依時代的前後是放在第三冊的，不過因爲早寫成，也許和讀者最先見面。

五

本書雖然只有短短的幾萬字，可是卻化了我很多的時間。初稿是在去年寒假裏寫的，記得在油燈的昏黃的顫動的光圈裏，我耐着寒冷，翻着史書，每晚上寫上一節或者兩節。大概的設想，那時已經定局了，本來預備接着就改寫第二遍。可是時間不允許，我要遷到城外的一個農校去教書，於是就把他擱下了。雖然隨時還補充、修改，大體上沒有什麼大

的改變。今年夏天，上完了義務補習班的課，又有空閒了，於是纔在炎威下揮着汗，作清稿的工作，到這學期開學的時候，大體完成了，在形式上已經沒有初稿的樣子，初稿纔二十四節，現在已寫成四十二節了，並且發現了不少新的材料，增添進去。

關於寫法上，我也曾經考慮過，假如把這篇文章，寫成考據的形式，也許可以成爲一篇儼然的學術論文，可是我不願意這樣作，因爲我想獲得更多的讀者。可是希望讀者不要把牠看成一篇不費力的普通讀物，使我的勞作多少有一些意義。

最後更鄭重的提出我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暴露這種人的劣績，預示這種人必然走上毀滅的前途。這種人是寄生在封建社會裏的，我們要肅清這種人物，肅清這種人類的蟲賊，必須把社會制度澈底改造，先肅清從舊社會中遺留下來的封建的剩餘意識。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四川恩寧室。

初冬的傍晚，洛陽城裏，巍然對峙着的象魏兩觀^①，在斜陽裏，輝映着金黃色的光彩，黯黑的影子拖得長長的，壓在附近一帶房舍的上面。大街上，兩旁的桐樹、梓樹、栗樹^②的葉子大多落盡了，都向着天空，伸展出窮人枯瘦的手臂似的樹枝。

肅靜的大街上，鬧烘烘的出現了一隊人馬。雜亂的高頭大馬，嘴裏噴着白氣，奔騰着踢起街上乾黃的落葉。

武士們有的拿着羽旄，有的拿着旌旗；有的執戈，有的執戟，戈和戟的尖頭上掛着彩色的雉雞；有的背着長弓，腰旁的箭筒裏只剩幾支箭了，而坐騎後面滿搭着小鹿和野豬。後面一輛輛的輕車裏坐着官員們。他們雖然也穿着武裝，疲憊的靠着車墊，戈和弓都擱在靠手旁邊。

鑼鑼的車聲裏，四匹大宛名馬拉着一輛駟車^③。平頂周圍飄着翠羽，朱輪在陽光裏十分耀眼。朱輪邊跟着十幾條獍猛的獵狗。前前後後還簇擁着許多端着小弩的護衛。

的小車。熊羆、虎豹、豺狼、麀鹿、野雉、雞……橫七豎八地堆在那裏，不管是兇橫的、懦怯的，都是屍體擠着屍體，血水染着血水。最後的小車，下着青布帷幕，裏面傳出低低的哭聲。她們也是捕獲品^④，從此離開了溫暖的家庭，慈愛的父母，樸實的丈夫，幼小的子女，



車騎出行（漢孝堂山石刻）

車帷敞開着。一個戴着又低又狹的武冠^⑤的官，像鵠鷹似的聳着兩肩，豎起兩隻豺狼一般的眼睛，銳利地射出刺人的光芒^⑥，凝視着前方漸漸近來的象魏。手邊，攔着一隻特別長大的弓^⑦。臂上靜靜地停着一隻鷹^⑧，卻轉動着金黃色的眼睛，好像還在等待主人的命令，飛騰出去搏擊什麼。他的嘴邊露出一絲笑容——

一種征服了荒山大澤，征服了飛禽走獸，同時也征服了國內一切的滿足與驕傲。他的車後是裝載他的捕獲品的一連串